

沙地阿拉伯頻繁之旅中，幾項難忘的事

張幸吉 (3/31/20)

本人退休前在美孚石油公司(Mobil Oil Corporation)服務時，從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八，五年內曾奉派總共出差沙地阿拉伯十五次，為本公司及阿拉伯石油公司(Aramco)，提供環保和工安衛相關業務服務。阿拉伯頻繁之旅，在我的職業生涯中，得到不少專業經驗和心得，瞭解了一些中東的民情習俗，宗教，和文化，也留下一些讓我難忘的經驗。在此僅記下兩三件事與讀者分享。

沙漠中打高爾夫球：在紅海海濱小鎮延布 (Yanbu) 附近我常住的假日旅社(Holiday Inn)邊，有一個前所未見的九洞沙漠高爾夫球場。沙漠中如何打小白球？為了好奇，曾與外派同事於週末，不計分，試打兩三次，深感別有樂趣。在沙漠中打高爾夫，除了球桿外，還要各自攜帶一條三尺四方的地毯，隨洞移動，作為發球的臨時墊板。在那種另類場地打球，似乎比在一般規劃優美，綠油油的球場揮桿，較難精準預測小球滾動的距離和方向，幾乎每次都是超多桿進洞。幾次挫折和失望，放棄不玩了。

紅海釣大魚：美孚在延布 (Yanbu) 附近紅海海濱擁有一家俱樂部，內設有餐廳，游泳池等等消遣娛樂設施，並備有一艘不小的遊艇。某週末，幾位外派同事邀約乘坐公司遊艇去紅海釣魚。舵手是一位幹勁十足的年青菲律賓人，此君顯然是位海釣老手，知道何時何處可以釣上大魚。他將一條粗大的釣線和一條橡皮假魚餌吊在船尾後，馬上啟動引擎加速向前衝。大家在歡呼時，可惜我已開始輕微頭暈了，抵達目的地時，開始不停的嘔吐。大魚未上鉤，我已暈倒在船艙休息了。正當悔不當初湧上心頭時，甲板上的人狂叫歡呼，一條大魚上鉤了。我提起精神趕到甲板上，幾乎被這條藍，黃，白總合色彩大魚嚇倒。船長說那是一種紅海出產非常好吃的魚，特別是生吃，問大家要不要吃沙西米，全體歡呼讚同。返航後不久，在公司俱樂部進餐時，桌上已經擺了一大盤的生魚片和醬料。萬萬意想不到，在沙漠中竟能品嚐如此美味佳餚，深感口福不淺。

簽證逾期，遭拒入境：有一次去達蘭(Dhahran)為阿拉伯石油公司，開辦“輻射線與健康”訓練班時，遇到人生第一次，也是今生僅有一次，出國遭拒入境的經驗。每次出差阿拉伯，均由公司專人統籌辦理簽證，明記出入境確定日期和時間。原以為萬無一失，出入絕無問題。沒想到那次抵達達蘭機場要入境時，一位當地女姓航管官員，沒說出任何理由，只揮手叫我去她的辦公室稍候。深知該國嚴厲的紀律，我沒作任何回應，只好遵命。一進她的辦公室，看到已有兩位衣冠不整的男士在那邊等候。他們問我是否也是船員，非法入境？原來他倆都是希臘籍油輪船員，也不知何故要在那裡等候（註：我猜想們是非法入境）。

當時已是零晨一點多，我們三人，靜靜的在那悶熱的辦公室，整整等了一小時。那位女士終於回來了。也許我的案件較簡單，她首先對我說，我的簽證入境許可時間，是該日午夜十二點截止，我已逾時，不準入境，並問我有無回程機票，要我搭乘下一班飛機回美。當時我束手無策，因為一切已經安排就序，隔日就要開辦訓練班了。經我出示相關身份證件，再

三解釋該行目的後，她總於心有所動，提出三項選擇幫我解套：(1) 搭原機回美，(2) 請阿拉伯石油公司該國籍的高層主管，馬上前來機場，親身帶我出關，(3) 轉機飛往巴林(Bahrain)首都馬拿馬 (Manama)，從新辦理簽證。當時我束手無策，不知作何決定，借用她的電話，既時請示公司連絡人。對方答說沒有其他選擇，叫我按照第三項辦理，並說阿拉伯和巴林兩國關係非常友好，簽證一兩天既可辦妥，訓練班可以延後幾天，他會馬上安排旅社，一切毋需掛慮。經航站人員熱心協助，轉機飛行不到半小時，安抵馬拿馬。當晚住宿市內一家五星級飯店。

次日清晨，我備妥相關資料，前往阿拉伯駐巴林領事館，從新申請入境。抵達領事館，看到大門尚未開，門口已經擺了長龍，我當然照排。等到門一開，大家一擁而上，爭先恐後，塞滿承辦窗口，七嘴八舌，個個要搶先辦理。其中有不少手持一大疊護照者，大概是旅行社幫客戶集體辦理簽證，似乎倍受關照，將一大堆護照塞進窗口，沒說幾句就離開了，我還是乖乖的排隊。令我氣憤和洩氣的是，排了幾小時將抵窗口時，承辦人探頭出來，向大家揮手說，當天案件超多，不再接件了，叫大家明天再來。沒有第二句，窗子關掉了。

失望之餘，第二天我特別提早再前往排隊。開門後不到一小時，終於將護照和其他資料交給承辦人了。對方要我隔日再來取件。雖然我照辦不誤，但是而後兩三天，每次都失望。一個禮拜後，好不容易，終於拿到了新簽證。慢長的等待，每天除了跑一趟阿拉伯領事館外，其他無所事事，只好在飯店游泳池戲水，吃海鮮，晚間觀賞精彩的菲律賓樂隊表演，可說是過了幾天的假期。

馬拿馬離達蘭不到一百英里，陸空交通方便。拿到新簽證後，我決定坐汽車進阿拉伯，以便沿路賞景，可是事後讓我很失望。原以為乘坐有空調，舒適，不到兩小時就可抵達的直達國際大巴司，結果坐的是一輛空調不良的中古慢車，跑了將近四小時。上車時，又遇到尷尬的事。我從前門上車，剛坐下前座後，司機馬上大聲對我說，前門只許女生進出，而男生也不準坐前面。我只好奉命，移位到悶熱的後座，與一位手提一個內有兩三隻小雞雞籠的當地長者鄰座，延途覺得非常不自然。看到車上備有一桶飲用水，但是只有一個玻璃杯供所有乘客使用。我不禁自我慶幸，上車前買了一大瓶礦泉水。

我是車上唯一的東方人，雖然持有美國護照，可是過境時，阿拉伯官員似乎有意刁難，費了十幾分鍾，問長問短，總於通關，安抵達蘭。本來規劃好的工作時程，雖然延慢一星期，依然順利完成，但是那次阿拉伯之行，卻給我一次難忘的入境遭拒經驗。

張幸吉 (3/31/20 佛羅里達)